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幕后凶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幕后凶手>>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5530

10位ISBN编号：7020065538

出版时间：2008-03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页数：241

译者：丁叶然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
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
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
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
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
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
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
《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
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
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
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
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
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
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
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黑斯廷斯上尉应波洛之邀，在事隔多年后回到了现已是乡间旅馆的斯泰尔斯庄园——这对老朋友初次相遇并共同经历第一桩谋杀案件的地方。
然而，令满心憧憬着与波洛及女儿朱迪思相聚的上尉始料未及的是，比上次更加凶险的谋杀正等待着他的到来。

作者简介

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
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
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
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
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
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
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
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
1975年，英格丽·褒曼凭借根据阿加莎同名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改编的影片获得了第三座奥斯卡奖杯。
阿加莎数以亿计的仰慕者中不乏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戴高乐。
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幕后凶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回味往日经历或体验旧时情感，谁能会不感受到一阵突兀而震惊的痛楚呢？
“我曾经这么做过……”　　为什么这句话总是令人惊悸？
当我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埃塞克斯平原景色时，我正是这么自问着的。
记不清上回同样的旅行离现在已经多久了。
当时的感觉是（多么荒谬）：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我在那场战争中受了伤，因此对那场战争总是耿耿于怀，而今那场战争的伤痕被第二次更加令人绝望的战争冲刷得一于二净。
一九一六年，我，阿瑟?黑斯廷斯还年纪轻轻却早已显得老气横秋了。
那时的我没有意识到，对我来说，其实人生才刚开始！
我曾经做过一次旅行，没有料到在那次旅行中居然遇上了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那趟外出原本是去见我的老友约翰?卡文迪什的。
他的母亲不久前再婚，得到了一座名叫“斯泰尔斯”的乡间宅院。
当时我一心只想到重续旧谊的快乐，万万没想到不久便卷入到一场险毒的神秘命案之中。
就在斯泰尔斯，我再度遇到了那个古怪的小矮子赫尔克里?波洛。
我和他最初是在比利时相识的。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看到这位留着浓密八字胡、步履蹒跚的身影从村道上迎面走来，我当时是多么地惊讶。
赫尔克里?波洛！
从那时起，他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从此影响了我的人生。
因为在和他一同追寻杀人凶犯时，我遇到了一个女孩，而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
她是任何男人都会梦寐以求的伴侣，非常忠诚而体贴。
如今她夙愿以偿，安息在阿根廷的大地上，不再忍受旷日持久的病痛，也不会再面对年老体衰的折磨了。
可是，她却抛下了一个孤寂无依而愁苦的男人。
啊！
但愿时光能够倒流，我能重温往日的生活。
多么希望能回到一九一六年初访斯泰尔斯的时光。
从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斯泰尔斯庄园被卡文迪什家族变卖了。
约翰?卡文迪什已经过世，而他的妻子玛丽（一个迷人而高深莫测的女人）尚在人世，目前住在德文郡。
劳伦斯和他的妻小住在南非。
变了，桩桩件件，事事处处都变了。
不过奇怪的是，有件事却始终没有变：我前后两次到斯泰尔斯，都是为赶去会赫尔克里?波洛。
我接到他的来信，一时目瞪口呆。
信封上这么写着：埃塞克斯郡，斯泰尔斯村，斯泰尔斯庄园。
我几乎有一年没见到我的这位老朋友了。
上回见到他的时候，我既吃惊又难过。
他已非常老迈，又因关节炎而不能行走。
他曾经希望康复，为此去了一趟埃及，但回来后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
这些都是他在信中告诉我的。
即便如此，他那封信的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快乐……　　我的朋友，看到我的邮址，你不觉得奇怪吗？
它可是勾起了我们旧日的回忆，对不对？

没错，我就在这里，在斯泰尔斯。
你不妨想象一下，这座宅院现在已经成了一家家庭旅馆。
眼下经营这家旅馆的是一位老上校，他是贵国那种像国粹一样的老上校——非常守旧，一本正经。
当然，这个旅馆还能赚钱，全靠他的太太。
她很会经营，就是那张嘴太尖酸刻薄，可怜的上校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要换了是我，非砍了她不可！
　　我在报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在好奇心驱使下，又来到了这个我在英国最初落脚的地方。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是很乐于重温旧梦的。
　　你不妨想象一下，我在这里遇上了一位绅士，他是一位准男爵，也是令千金雇主的朋友。
（这样的措辞听来有点像是法文，是不是？
）　　我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有意找富兰克林夫妇到此地来避暑，我也想趁此机会邀请你来，团聚团聚。
这肯定是最令人快乐的。
因此，我亲爱的黑斯廷斯，你就快来吧，越快越好。
我已经为你定了一个带浴室的房间（你知道，亲爱的老斯泰尔斯庄园现在已经现代化了），还为了房租和赖特雷尔太太讨了一番价，答应给我们按最便宜的租金。
　　富兰克林夫妇和你那位迷人的千金朱迪思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所以别再推脱了。
盼望不久就能见面。
　　你永远的朋友　　赫尔克里·波洛　　这太诱人了。
因此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按着我老朋友的意思办了。
我无牵无挂，也没有固定的住所。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海军服役，另一个结了婚，在阿根廷经营农场。
女儿格雷斯嫁了个军人，眼下人在印度。
剩下一个小女儿就是朱迪思，我最偏爱她，虽然我对她从来就没有摸透过。
她是个脾气古怪、郁郁寡欢、沉默寡言的孩子，对自己的事总是三缄其口，有时候真令我既气愤又苦恼。
我妻子对这一点就开通得多。
她安慰我，说这并不是因为朱迪思不信任我们，而是因为她天生过于自我抑制。
可是她也和我一样，有时候也为朱迪思忧心不已。
她说，朱迪思的感情过于强烈而专一，又天性矜持，情感往往难于宣泄。
有时候，她不言不语，冥思终日，有时又慷慨激昂，言辞偏颇。
她是全家人中头脑最好使的一个，一心想上大学，我们也都乐意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她大约在一年前取得了理学士学位，后来找到工作，做了一位医生的秘书。
这位医生从事热带疾病研究，他太太多少也算是个体弱多病的人。
　　我偶尔也会起疑，朱迪思如此专注于工作，效忠于雇主，是不是表示她坠入情网了。
不过他们之间那种“公事公办”的态度，最终让我对他们的关系放下心来。
　　我相信朱迪思是爱我的，但她天性不善表达，还常常对我那些她称之为多愁善感和迂腐的观念看不起，不耐烦。
不瞒你说，我在我这个小女儿面前还真有点战战兢兢呢！
　　火车在圣玛丽斯泰尔斯车站停了下来，打断了我的沉思。
至少这个车站没变。
时光只是从它的身旁流过。
它依然置身于田野，遗世而独立。
　　不过在出租车穿过村落之际，我还是感受到了岁月的流逝。
圣玛丽斯泰尔斯村已经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它多了好几家加油站，一家电影院，两间客栈，和一排排的市镇建筑。

不久，出租车拐进了斯泰尔斯庄园的大门。
在这里，时光仿佛从现代回流到了过去。
那个花园依然和我记忆中的相差无几，但车道却疏于维护，野草蔓生，覆盖住了石子路面。
我们转了个弯，那栋宅邸立刻映人眼帘。
它的外观没什么变化，只是破败得很。
一如多年前我初来此地的情景，一个女人的身影俯身蹲在花圃中。
我的心一时停止了跳动。
接着那个身影直起了腰，向我走来。
我不禁哑然失笑。
她和当年高大健壮的伊维?霍华德差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这是个瘦弱的老太太，满头灰白的鬈发，粉扑扑的脸庞，一对冰冷的湛蓝眸子，和她那亲切殷勤的态度很不相称。
说实话，她的态度过于热切，不太合我的口味。
“你就是黑斯廷斯上尉，对吧？
”她问。
“我手上全是泥，不能和你握手了。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来——我们对你早已久仰了！
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赖特雷尔太太。
我和我丈夫一时心血来潮买下了这个地方，一直想靠它来赚点钱。
我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竟然会成为旅馆的老板娘！
不过，我得提醒你，黑斯廷斯上尉，我这女人可是做生意就像做生意，会把所有的额外费用都算在账上的哟。
”　　我们俩都笑了，好似听到一个绝妙的笑话。
不过我突然意识到，赖特雷尔太太刚说的可能都是不折不扣的实话。
在她半老徐娘的动人风韵背后，我隐隐感到一种燧石般的冷硬。
虽然赖特雷尔太太的口音间或带上几分地方腔，但她并没有爱尔兰血统。
她只是在装模作样。
我问起我的老朋友。
“啊，可怜的波洛先生。
他盼望你来，那股切之情连铁石心肠也不能无动于衷。
不过他真是在饱受折磨，看到他那样子，我真为他难过。
”　　我们朝着宅邸走去，她一边走一边脱去手上的园艺手套。
“还有你那个漂亮的女儿，”她又说起来，“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我们都很喜欢她。
不过，你知道，我可是个守旧的人。
然而，像她那样的女孩，不去参加宴会和年轻男子跳舞，反而整天把时间耗在解剖兔子、趴在显微镜前，在我来看，这不但可惜，而且造孽。
要我说，这种事只应该丢给那些邋遢的女人去做。
”　　“朱迪思在哪里？
”我问。
“她在附近吗？
”　　赖特雷尔太太做了一个小孩子称之为的“鬼脸”。
“啊，可怜的女孩儿！
她把自己关在花园尽头那个工作室里。
富兰克林医生从我这里把工作室租了去，在里头装满了设备。
他来这里抓了好几箱土拨鼠，可怜的小东西；还有老鼠、兔子。

黑斯廷斯上尉，我可不敢说我对科学是样样都喜欢。
啊，我丈夫来了。
”　　赖特雷尔上校正从房角绕过来。
他是个高高瘦瘦的老人，面色灰白，长着一双温和的蓝眼睛，总爱迟疑地扯着自己花白的唇髭。
　　他茫然若失，看来很神经质。
　　“啊，乔治，黑斯廷斯上尉已经到了。
”　　赖特雷尔上校和我握了握手。
　　“你是搭五点——呃——四十分的火车来的，呃？
”　　“不然他还能搭哪班车？
”赖特雷尔太太立刻说。
“再说，搭哪班车又有什么关系？
乔治，你先带他上去看看房间。
接下来，他或许会直接去找波洛先生——还是你想先来杯茶？
”　　我告诉她我不想喝茶，宁可先去看我的朋友。
　　赖特雷尔上校说：“那好，走吧。
我想——呃——他们已经把你的东西送上去了，是吧，黛茜？
”　　赖特雷尔太太尖酸地说道：“那是你的事，乔治。
我一直在整理花园，总不能样样都顾到吧。
”　　“对，对，当然不能。
我——我去办，亲爱的。
”　　我跟在他身后踏上台阶。
我们在门口遇见一个灰发男子，那人身材瘦小，带着一副双筒望远镜匆匆出门。
他有点跛足，长着一张孩子气的热切面孔。
他有点结巴地说：“西克莫无花果树上有一对黑顶莺在筑……筑巢。
”　　我们进了大厅，赖特雷尔说：“那人是诺顿。
好人一个。
爱鸟成痴。
”　　大厅里，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桌边，显然是刚打完电话。
他抬起头，口中喃喃道：“我恨不得把那些承包商和营造商全都绞死，五马分尸。
什么都做不好，真该下地狱。
”　　他狂怒的模样既滑稽又可怜，我们俩都笑了起来。
我立刻就被这人吸引住了。
他虽然年过半百，依然相貌堂堂，一张脸晒成深古铜色。
从外表上看，他似乎长年生活在户外，而且像是那种越来越难得一见的人——正直坦率、喜欢户外活动的老派英国绅士，也是那种能够气定神闲的人。
　　因此，当赖特雷尔上校向我介绍说那人就是威廉?博伊德?卡林顿爵士时，我并不惊讶。
我知道，他担任过印度某省的总督，在那里很有政绩。
他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一流射手、捕杀大型猎物的猎人。
我未免伤感地想着，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我们恐怕再难培养出这样的人来了。
　　“啊哈，”他说，“能亲眼见到大名鼎鼎的黑斯廷斯，我太荣幸了。
”他大笑着。
“你知道，那位亲爱的比利时老兄常常谈到你。
当然，我们已经在这里见过你的女儿。
她是个好女孩儿。
”　　“我想朱迪思可不会常常谈到我。
”我带着微笑说。
　　“确实不经常，她非常新潮。

这年头，女孩子连自己有个父亲或母亲都不好意思承认。
”　　“有父有母几乎成了耻辱。
”我说。
　　他又笑起来。
　　“噢，我可没受过这种罪。
我更惨了，没儿没女的。
你那位朱迪思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但同时也很有教养，看到这一点我就诚惶诚恐。
”说着他又抓起了话筒。
“赖特雷尔，如果我咒你们的转接台去下地狱，你可别见怪。
我可不是个能耐着性子的人。
”　　“他们活该挨骂”赖特雷尔回答道。
　　他在前面带路，我尾随其后上了楼。
他带着我沿着房子的左侧前行，来到尽头的一扇门前。
我知道，这是波洛为我选的房间，我从前也住过。
　　这里也和从前不一样了。
我顺着走廊前行，看到有些门开着，那些老式的大卧室已经隔成好几个小房间。
　　我的房间不大，除了现在装上了冷热水管，房间一部分被隔成一间小浴室外，其他一切倒还是老样子。
房内现代风格的廉价家具令人扫兴。
我倒希望是一套和房子本身的建筑风格相近的摆设。
　　我的行李已经拿进来了。
上校告诉我，波洛的房间就在对门。
他正要带我过去，一声“乔治”的尖叫传了过来，在楼下的大厅中久久回响。
　　赖特雷尔上校吓了一跳，有如一匹受惊的马。
他举起一只手按在嘴上：　　“我——我——相信你这边没事了吧？
有什么需要请拉铃……”　　“乔治！
”　　“来了，亲爱的，我来了。
”　　他慌慌张张地顺着走廊跑走了。
我伫立着，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越过走廊，来到波洛的房前，轻轻地敲了敲房门。
　　第二章　　在我看来，人世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老之将至。
　　我那可怜的朋友。
我曾经数度形容过他，如今我可要对他作一番与前不同的描述。
他因关节炎难于行走，只好靠轮椅来四下走动了。
他一度丰满的身躯萎缩了，如今成了个瘦弱的小矮子。
他脸上遍布皱纹，八字胡和头发却依然黑黢黢的，油光闪亮（真的！
）。
说实话，我绝对不愿在他面前提起这个，免得伤他的心。
染发可是个失策，因为染的痕迹太明显了。
有一阵子我诧异地听说，波洛的黑发是靠药水染出来的。
而今那不自然的色泽如此显眼，显然令人觉得他在带着假发，而那撇八字胡则像是特地为寻小孩子开心才装上的！
　　只有那双眼睛，依旧机敏，依旧锐利，灼灼有光，且更是——一点没错，因为充满感情而显得温柔许多。
　　“啊，我的朋友，黑斯廷斯——我的朋友，黑斯廷斯……”　　我弯下身，而他一如往常，热情地拥抱住我。
　　“我的朋友，黑斯廷斯！

”　　他朝椅背靠回去，微微侧着头打量起我来。
“没错，还是老样子。
腰杆挺直，胸宽肩阔，头发灰白，真不错。
你知道，我的朋友，你可一点儿也不显老哟。
女人依然在对你感兴趣，对不对？
”　　“真是的，波洛，”我抗议道。
“你非得……”　　“我敢向你担保，朋友，这是一种测试——非常灵验。
要是那些女孩子跑来客客气气地对你说话，噢，又轻言又细语的——那你就完了！
‘这可怜的老头。
’她们会这么说。
‘我们一定要对他好些。
变成那个模样肯定难受得很。
’可是你，黑斯廷斯，你还年轻。
对你来说，生活中还有许多机会。
没错，捻捻胡子，缩起肩膀——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正而八经，不可亲近了。
”　　我哈哈哈一阵大笑。
“你真叫人受不了，波洛。
你自己又如何了呢？
”　　“我，”波洛边说边做了个鬼脸。
“我已经报销了。
报废了。
我无法行走，不但瘫了，背也驼了。
谢天谢地，我还能自己吃东西，不然我真要成了个要人侍候的小婴儿，被人抱上床，洗澡穿衣都得靠别人。
这毕竟不是什么乐事。
幸好我的外表虽已老朽，里头倒还很健全。
”　　“是的，的确是这样。
你有一颗世界上最好的心。
”　　“心？
或许吧。
我指的其实不是我的心。
我的朋友，我刚才说里头，指的是脑袋瓜。
我的脑袋依然很好使。
”　　至少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头脑并没有因为衰老而变得比往常谦逊一些。
“你喜欢这地方吗？
”我问。
　　波洛耸耸肩：　　“够好了。
你知道，这里不是里兹大饭店。
不，绝对不是。
我刚来的时候，住的房间不但狭小，家具摆设也少得可怜。
现在，我以同样的价钱搬进了这间房。
还有伙食，简直是全英国最糟糕的。
那些甘蓝，又大又老，英国人却爱吃得很。
马铃薯煮得不是太硬就是太烂。
蔬菜淡而无味，怎么吃都像在喝水。
所有的菜肴里都见不到盐和胡椒……”他颇有意味地顿了顿。
“听起来太可怕了！

”我说。
“我可没抱怨噢，”波洛口里这么说，却又继续抱怨起来，“还有，所谓的现代化。
到处都是浴室、水龙头。
可是里头流出来的是什么呢？
我的朋友，有大半天都是半热不凉的温水。
还有那些毛巾，薄得很，连毛都没有了！
”“有些东西还是往日的好。
”我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起斯泰尔斯庄园从前有一间浴室，蒸汽有如浓云般从水龙头里喷涌而出；而众多的浴室里，地板中央都有个以桃心木镶边的巨大浴盆，炫耀似的安放在那里。
我还记得，那些浴巾好大好大，还有几个经常用来盛着滚烫热水的黄铜罐，晶亮晶亮地立在老式的浴盆中。
“可是我不能抱怨，”波洛又说，“我是心甘情愿来受罪的——我自有道理。
”

编辑推荐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
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
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